



北夢瑣言卷第十

富春孫光憲

唐狄歸昌右丞愛與僧游每誦前輩詩云因過竹院
逢僧話偷得浮生半日閑其有服紫袈裟者乃蹶
之鄭谷郎中亦愛僧用蜀茶乃曰蜀茶與僧未必
皆美不欲捨之僧鸞有逸才而不拘檢早歲稱卿
御謁薛士能尚書於嘉州八座以其顛率難爲舉
子乃俾出家自於百尺大像前披剝不肯師於常
僧也後入京爲文章供奉賜紫柳玘大夫甚愛其

才租庸張相亦會加敬盛言其大用由是反初號
鮮于鳳脩刺謁柳公公鄙之不接又謁張相張相
亦拒之於是失望而爲李鋌江西判官後爲西班
小將軍竟於黃州遇害

唐乾寧中宿州刺史陳璠以軍旅出身擅行威斷進
士張翽恃才傲物席上調璠寵妓張小泰怒而揖
起付吏責其無禮狀云有張翽今寓止淮陰來綺
席兮放恣宵傑璠益怒云據此分析合喫幾下靴
云只此兩句合喫乎三下五下切求一笑宜費乎

千金萬金竟鞭響背十三長逝惜其恃才而取禍
也出劉山甫閑談詞多不載蜀綿州刺史李忘

其名時號嗑咀以軍功至郡符好賓客有酒徒李

堅白者粗有文筆李侯謂曰足下何以名爲堅白

對曰莫要改爲士元亮君雄是權耶又有蔣貽恭

者好嘲詠類以此痛遭夏楚音不能改蜀中士子

好著襪頭袴蔣謂之曰仁賢饒裏將仕郎頭爲何

作散子蔣脚他皆類此蔣生雖嗜嘲詠然談笑儒雅凡薄一譏刺皆輕薄之徒

以此縉紳中少惡之近聞官至今佐而卒斯亦幸矣

唐劉瞻相公有清德大名與弟阿初皆得道已入仙傳先婚李氏生一子卽劉贊也相國薨後贊且孤幼性甚惰鈍教其讀書終不記憶其舅卽李殷衡侍郎也以劉氏之門不可無後常加楚箠終不長進李夫人慈念不忍苦之歎其宿分也一旦不告他適無以訪尋聖善憶念淚如縷縻莫審其存亡數年方歸子母團聚且曰因入嵩山遇一白衣叟謂曰與汝開心將來必保聰明自是日誦一卷兼有文藻擢進士第梁時登朝官崇政院學士預時

俊之流其渭陽李侍郎充使番禺爲越王劉氏所縻爲廣相而薨僕與劉贊猶子慤通熟自言家世合有一人得道矣卽白衣叟其髣髴乎

唐盛唐縣令李鵬遇桑道茂曰長官只此一邑而已賢郎二人大者位極人臣次者殆於數鎮子孫百氏後如其言長男名石出將入相子孫兩世及第至今無間次卽諱福敷歷七鎮終於使相凡八男三人及第至尚書給諫郡牧見有諸孫皆朱紫不墜士風何先見之妙如是

唐孔拯侍郎作補遺時朝迴遇雨不齎油衣乃避雨於坊叟之廡下霽注愈甚已過食時民家意其朝饑延入廳事俄有一叟烏帽紗巾而出迎候甚恭因備酒饌一一精珍乃公侯家不若也孔公慙謝之且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然已令鋪上取去可以供借也孔公賞羨不覺頓忘宦情他日說於僚友爲大隱之羨也古之富者擬於封君洪範五福一曰富先賢以無事當貴豈斯人之徒耶復有一丞郎馬上內逼急詣一空宅徑登溷軒斯乃大優穆乃綾空屋也優忽至丞郎慙謝之優曰侍郎他日內逼但請光訪人聞之莫不絕倒

唐裴晉公度風貌不揚自譏真讚云爾身不長爾貌不揚胡爲而將胡爲而相幕下從事遜以美之且曰明公以內揚爲優公笑曰諸賢好信謙也幕僚皆悚而退李洸者渤海人昆仲皆有文章洸因旅次至江村宿於民家見覆斗上安錫佛一軀洸詭詞以贊之民曰偶未慶贊爲去僧院地遠爾洸曰

何必須僧只我而已民信之明發隨分具齋餐炷
香虔誠洗俯仰卽稱曰錫鑷佛子柔軟世尊斗上
莊嚴爲有十升功德念摩呵波若波羅蜜又趙璘
員外爲裴坦相漢南從事璘甚陋裴公戲之曰趙
公本不醜孩抱時乳母憐惜往往撫弄云作醜子
作醜子因此一定裴公大哈薛侍郎昭緯氣貌昏
濁杜紫微唇厚温庭筠號温鍾馗不稱才名也薛
侍郎未登第前就肆買鞋鞋主曰秀士脚第幾對
曰與昭緯作脚來未曾與立行第也杜德祥侍郎

昆第力困要舉息利錢濟急用召同坊富民到宅
且問曰子本對是幾錢其人拂袖而出又孔緯拜
官教坊優伶繼至各求利市石野豬獨先行到公
有所賜謂曰宅中甚闊不得厚致若有諸野豬幸
勿言也復有一伶繼來公索其笛喚近階指笛竅
問之曰何者是浣溪沙孔籠子笛伶大笑之又道
士陳子霄登華山上方偶有顛仆宇文翰郎中致
書戲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恠垂之又垂斯皆清
賢雅戲以之群居又何傷也

唐溫璋爲京兆尹勇於殺戮京邑憚之時聞挽鈴聲
俾看架下不見有人凡三度挽掣乃見鷓一隻尹
曰是必有人探其雛而訴寃也命吏隨鷓所在捕
之其鷓盤旋引吏至城外樹間果有人探其雛尚
憇樹下吏乃執之送府以禽鳥訴寃事異於常乃
斃捕雛者而報之

唐僖宗朝翰林待詔滑能棊品甚高少逢敵手有一
張小子年僅十四來謁覓棊請饒一路滑生棊思
甚遲沉吟良久方下一子張生隨手應之都不介

意仍於庭際取適候滑生更下又隨手著應之一
旦黃冠犯闕僖宗幸蜀滑以待詔供職謀赴行在
欲取金州路入辦裝挈家將行張生曰不必前邁
某非某客天帝命我取公著棊請指揮家事滑生
驚愕妻子啜泣奄然而逝京都共知昔顏回卜商
爲地下脩文郎又李長言爲帝召撰樂府豈斯類
耶所言天帝者非北極高皇大帝也按真誥又非
北方玄天黑帝道君此鬼都北帝又號鬼帝世人
有大功德者北帝得以辟請四明公之流是也召

不虞理言 卷十
某之命乃鄧官帝君乎與直誥髮髯故梗槩而言
之

醫者意也古人有不因切脉隨知病源者必愈之矣
唐崔魏公鉉鎮渚官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迨曉
氣猶未絕鄰房有武陵醫士梁新聞之乃與診視
曰此乃食毒也三兩日得非外食耶僕夫曰主公
少出船亦不食於他人梁新曰尋常嗜食何物僕
夫曰好食竹鷄每年不下數百隻近買竹鷄併將
充饌梁新曰竹鷄喫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搗薑

搗汁折齒而灌之由是方蘇崔魏公聞而異之召
到衙安慰稱獎資以僕馬錢帛入京致書朝士聲
名大振仕至尚醫奉御有一朝士詣之梁奉御曰
何不早見示風疾已深矣請速歸處置家事委順
而已朝士聞而惶遽告退策馬而歸時有鄜州馬
醫趙鄂者新到京都於通衢自榜姓名云攻醫術
此朝士下馬告之趙鄂亦言疾已危與梁生所說
同謂曰只有一法請官人剉喫消梨不限多少時
阻斂不及搗汁而飲或希萬一此朝士又策馬歸

以書筒質消梨馬上旋斫到家旬日唯喫消梨頓覺爽朗其恙不作却訪趙生感謝又訪梁奉御具言得趙生教也梁公驚異且曰大國必有一人相繼者遂召趙生資以僕馬錢帛廣爲延譽官至太僕卿

元頑博士話唐時中表間有一婦人從夫南中効官曾誤食一虫常疑之由是成疾頻療不愈京城鑿者忘其姓名知其所患乃請主姨姊中謹密者一預戒之曰今以藥吐瀉但以盤盂盛之當吐之時

但言有一箇蝦蟆走去然切勿令娘子知之是証語也其姊僕遵之此疾永除又說有年少眼中常見一小鏡子醫工趙卿診之與少年期來晨以魚膾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於閣子內且令從容俟客退後方得攀接俄而設臺于上施一甌芥醋更無他味卿亦未出迨日中久候不至少年饑甚且聞醋香不免輕啜之逡巡又啜之覺胸中豁然眼花不見因竭甌啜之趙卿探之方出少年以啜醋慙謝卿曰郎君喫膾太多醬醋不快又有魚鱗在

胸中所以眼花適來所備醬醋只欲耶君因饑以
啜之果愈此疾烹鮮之會乃權誑也請退謀餐他
妙多斯類非庸醫所及也凡欲以倉扁之術求食
者得不勉之哉

唐時杜彥林爲朝官一日馬驚蹶倒踏鐙旣深抽脚
不出爲馬拖行一步一踏以至於卒古人云乘船
走馬去死一分是知跨御常宜介意也杜相審權
弟延美亦登朝序乘馬入門爲門楣所軋項頸低
曲伸短前引肩高於頂乃一生之疾也荊州文獻

玉好馬不惜千金沒世不遇周先帝命內臣李廷
玉賜馬與南平王且問所好何馬乃曰良馬千萬
無若一駿者即可得而選苟要坐下坦穩免勞控
制唯騶庶幾也旣免蹄齧不假銜枚兩軍列陣萬
騎如一苟未經扇亂氣狡憤介冑在身與馬爭力
齧控不暇安能左旋右抽捨轡揮兵乎自是江南
蜀馬往往學扇甚便乘跨是知蹶蹠者跨於目馴
柔者便於身此君子之難逢假剪剔者抑其次也
哉

唐崔樞爲小朝官家人於井中汲得一魚樞本好鮮
食意是厨人治魚誤落井中乃令烹而啖之忽夢
爲冥官領過讀判云人間小臣輒食龍子所有官
爵並削除後一年卒樞甚有聲不躋顯位誤有所
食豈命也夫

唐薛準官至員外郎喪亂後不養繼母盤桓江淮間
道門寄榻游江南至吉州閤阜觀遇脩黃錄齋道
士并壇行法事準亦就列忽失身痛叫云中箭速
請筆視口占一詩曰蓋國深恩不易讐今離繼母

出他州誰知天怒無因息積惡終身乞速休命頃便
平天復辛酉年事斯人也必有隱慝而致陰誅古
者史籍皆以至孝繼母聞於列傳蓋以常人難行
而已能行卽親母可知也豈可以繼母而同行路哉

薛事足垂戒矣

一依薛氏名字可用垂戒也

唐咸通中龐勛反於徐州時崔雍典和州爲勛所陷
執到彭門雍善談笑遜詞以從之冀紓其禍勛亦
見待甚厚其子少俊飲博擊拂自得親近更無阻
猜雍以失節於賊以門戶爲憂謂其子曰汝善狎

之或得方便能傳以乎人皆有死但得其所吾復何恨其子承命密懷利刃忽色變身戰助疑訝因搜懷袖得匕首焉乃令烹之翌日召雍赴飲既徹問雍曰肉美乎對曰以味珍且飽助曰此卽賢郎肉也亦命殺之後黃巢入廣州執節度使李侶隨軍至荊州令侶草表述其所懷侶曰某骨肉滿朝世受國恩腕卽可斷表終不爲領於江津害之唐末蘇循尚書諂媚苟且梁太祖鄙之他日至井門謁晉王時張承業方以匡復爲意而循忽獻晉王畫勅筆一對承業愈鄙薄之雍伯爲人視蘇循誠遠矣

王迥舍人早負才業未卜騫翔一日謁宰相杜太尉於宅門十字通衢街路稍狹有二牛車東西交至適馬夾在其間馬驚仆而卧車轍輾靴鼻踰寸而不傷脚指三日後入拜翰林雖幸而免亦神助也唐韓文公愈之甥有種花之異聞於小說杜給事孺休典湖州有染戶家池生青蓮花刺史收蓮子歸京種於池沼或變爲紅蓮因異之驛致書問染工

曰我家有三世治齋龕常以蓮子浸於龕底俟經
歲年然後種之若以所種青蓮子爲種卽爲紅矣
蓋還本質又何足恠乃以所浸蓮子寄奉之道士
田匡圖親看此花爲愚話之愚見今以鷄糞和土
培芍藥花叢其淡紅者悉成深紅染者所言益信
矣哉蜀王先主將宴駕其年峨眉山娑羅花悉開
白花又王未薨前數年溝港城隍亦開白蓮花一
則染以氣類一則表於凶兆斯又何哉

唐左軍容使嚴遵美於闕宦中仁人也自言杜司爲

供奉官袴衫給事無秉簡入侍之儀又云樞密使
廨署三間屋書櫃而已亦無視事廳堂狀後貼黃
指揮公事乃是楊復恭奪宰相權也自是常思退
休一旦發狂手足舞蹈家人咸訝傍有一猫一犬
猫謂犬曰軍容改常也顛發也犬曰莫管他從他
俄而舞定自驚自笑且異猫犬之言遇昭宗播遷
鳳翔乃求致仕梁州蜀軍收降興元因徙於劍南
依王先主優待甚異於青城山下卜別墅以居之
年過八十而終其忠正謙約與西門季玄爲季孟

也于時誅宦官唯西川不奉詔由是脫禍家有北
司治亂記八卷備載關宦忠佞好惡嘗聞此傳偶
未得見卽巷伯之流未必俱邪良由南班輕忌太
過以致參商蓋邦國之不幸也先是路巖相自成
都移鎮渚宮并所乘馬忽作人語且曰蘆荻花此
花開後路無家不火及禍然畜類之語豈有物憑
之乎石言於晉殆斯比也

唐崇賢竇公家罕有名第璟僕射先人不善治生事
力甚困京城內有隙地一段與大關相隣閻貴欲

之然其地止直五六百千而已竇公欣然以此地
奉之殊不言地價乃曰將軍所便不敢奉違某有
故欲往江淮上希三兩處護戎緘題其關喜而致
書凡獲三千緡由是幸濟東市有隙地一片窪下
淳汙乃以廉直市之俾妳媪將煎餅盤就彼誘兒
童若拋磚瓦中一紙標得一箇餅兒童奔走拋磚
瓦博煎餅不久十分填其六七乃以好土填之起
一店停波斯日獲一緡他皆效此由是致富延客
朝士時皆謂之輕薄號爲酒炙地亦能爲人求名

第酒食聚人亦希利之一端也竇回雍無文藝而取名槩飲啗之力也得於元中凡數賢御史臺記說裴明禮買宅事與竇氏同疑竇效裴之爲也

唐咸通中前進士李昌符有詩名久不登第常歲卷軸怠於裝修因出一奇乃作婢僕詩五十首於公卿間行之有詩云春娘愛上酒家樓不怕歸遲總不留誰道那家娘子且留教住待梳頭又云不論秋菊與春花箇箇能噉空肚茶無事莫教頻入庫一名閑物要些夢夢諸篇皆中婢僕之諱淡句京城

盛傳其詩篇爲妳姬輩恠罵騰沸盡要相其面是年登第與夫桃杖虎靴事雖不同用奇卽無異也唐廣南節度使下元隨軍將鍾大夫忘其名晚年流落旅寓陵州多止佛寺有仁壽縣王簿歐陽術愍其衰老常延待之三伏間患腹疾卧於歐陽之家踰月不食歐王簿慮其旦夕溘然欲陳牒州衙希取鍾公一狀以明行止鍾公曰病卽病矣死卽未也卽此奉煩何妨申報於是聞於官中爾後疾愈葆光子時爲郡倅鍾公惠然來訪因問所苦之由

乃曰曾在湘潭遇于戈不進與同行商人數輩就
嶽麓寺設齋寺僧有新合知命丹者且云服此藥
後要退卽飲海藻湯或大期將至卽肋下微痛此
丹自下便須指揮家事以俟終焉遂各奉一緡吞
一丸他日入蜀至樂温縣遇同服丹者商人寄寓
樂温得與話舊且說所服之藥大效無何此公來
報肋下痛不日其藥果下急區分家事後凡二十
日卒某方神其藥用海藻湯下之香水沐浴却吞
之昨來所苦藥且未下所以知未死兼出藥相示

然鍾公面色紅潤強飲啗似得藥力他日不知其
所終以其知命有驗故記之

成都覺性院有僧合
此藥賣之人多服也

北夢瑣言卷第十一

富春孫光憲

唐金吾大將軍張直方西班倜儻勳臣也好接賓客
歌妓絲竹甲於他族與裴相國休相對相國始麻
衣就試執金慕其風采因裴造謁執金款待異禮
他日朝中盛稱裴秀才文藝朝賢訝之相國恐涉
雜文不遑安處自是不敢更歷其門執金頻召不
往或曰裴秀才方謀進取慮致物譽非是姬蹇一
日又詔傳語曰若不訪及卽更奉薦裴益悚惕

唐薛昭緯侍郎恃才與地隣於傲物常以宰輔自許切於大拜于時梁太祖已兼四鎮兵力漸大有問鼎之心速於傳禪薛公命御梁國梁祖令客將約回乃謂謁者曰大君有命無容却迴速轡前邁既至夷門梁祖不獲已須出迎接且薛公標詠詞辯方始改觀自是宴接莫不款曲一日梁祖話及鷹鷄薛公祇對盛言鷄鳥之俊梁祖欣然謂其亦曾放弄歸館後傳語送鷄子一頭薛生致書感謝仍對來人戒僮僕曰今公所賜真須愛惜果可以紙裏

安鞞袋中來人失笑聞於使衛心術

唐進士崔昭矩為狀元有進士團所由動靜舉罰一日所由疎失狀元答之逡巡所由謝伏于堦前對諸進士曰崔十五郎不合於同知年前向曠決所由請罰若干博陵無言以對

唐崔亞郎中典眉州陳賀以鄉役差充廳子其弟在州曾為小書吏崔公見賀風味有似儒生因詰之曰爾公讀書乎賀降階對曰薄涉藝文崔公指一物俾其賦詠雅有心思因公令歸選日裝寫所業

執贄甚稱獎之稱進士依崔之門更無他岐凡二
十五舉及第每入京館於博陵之地第常感提拔之
恩亞卒之日賀為崔公緣服三年人皆美之

唐南蠻侵軼西川自咸通已後劍南苦之牛叢尚書
作鎮為蠻寇憑陵無以抗拒高公自東平移鎮成
都蠻酋傳蜀城掌武先選驍銳救急人皆神符一
道蠻覘知之望風而遁爾後僖宗幸蜀深疑作梗
乃許降公主蠻王以連姻大國喜幸逾常因命宰
相趙隆眉楊竒鯤段義宗來朝行在且迎公主高

太尉自淮海飛章云南蠻心脅唯此數人請止而
鳩之迄僖宗還京南方無虞用高公之策也楊竒
鯤輩皆有詞藻途中詩云風裏浪花吹又自雨中
嵐色洗還青江鷗聚處牕前見林狔啼時枕上聽
此際自然無限趣王程不敢暫留停甚清美也

唐相國夏侯公攷富貴後得彭素之術甚有所益出
鎮蒲中悅一娼妓不能承奉以致尾閭之泄因而
致卒有夏侯長官者本反初僧也曾依相國門庭
亂離後挈家寄於鳳州山谷尋亦物故惟寡妻幼

子而已夏姬獻此術於節使滿存相公大獲濡濟
其子名籍學吟詩入西川依託勳臣爲幕下從事
時人號爲夏侯驢子乃世濟其鄙猥也僕聞之於
強山人甚詳亦嘗與籍相識籍子婿羅嶠與僕相
知亦多蓄姬妾疑其染夏氏之風然夏侯長官者
得非相國之師乎

唐金吾大將軍張直方一旦開筵命朝士看乾水銀
點制不謬衆皆歎羨以爲清河曾遇至人良久張
公大笑曰已非所能有自來矣頃任桂府團練使

逢一道士蘊此利術就而求之終不可得乃令健
卒縛於山中以死脅之道士驚怕但言藥卽多獻
術則不傳唯死而已由是得藥縱其他適今日奉
承唯成丹也非已能也

唐高駢鎮成都甚好方術有處士蔡旼者以黃白干
之取瓦一片研丹一粒半塗入火燒成半截紫磨
金乃奇事也蔡生自負人皆敬之以爲地仙燕公
求之不得久而垂露乃是得藥於人眩惑賣弄爲
元戎笞殺之王先王時有何法成者小人也以賣

符藥爲業其妻微有容色居北北禪院側左院有
毳衲者因與法成相識出入其家令賣藥銀就其
家飲啗而已法成以其內子餌之而求其法此僧
私惜遷延未得乃令其妻治容而接之法成自外
還家掩縛欲報巡吏此僧驚懼因謬授其法并成
藥數兩釋縛而竄法成聞此術以致發狂大言於
人誇解利術未久聞於蜀後主召入苑中與補軍
職然不盡僧法他日藥盡遽屬更變伶俚而已偶
免謬妄之誅也彭緝光者與何生切隣兼得其事

爲余話之

高駢鎮維揚有申屠別駕懷至術爲呂用之譖毀一

旦作竄燕公命吏齋長限牒所在尋捕至襄州禪

院中遇之擒得申生寄襄獄繫維申生告獄吏要

見督郵韋公吏以告之韋遽面見屏人曰某身上

有化金藥欲獻元戎劉公臣容可乎韋審之遂非

時入謁因得道達點甄瓦半葉以呈之劉公歎訝

乃虛以叛獄而匿之僖皇在蜀降天使至峴山卽

田令孜弟也劉公乘醉將藥金誇術於中使中使

迴聞於田中尉洎劉司空朝覲行在與申生偕往
藏隱此人不令他適田軍容銜之於道導江莊加害

劉申皆不幸也有一子號申司馬居朗州尚存點

汞藥在身荆南節判司空董大監得申生四粒藥

點四汞奉一百于以慰好奇之心也王蜀時有一士著綠布衫

常在街衢仍棲逆旅巡使蕭懷武欲求其術堅確不與遂於馬院打殺之蓋不能任持所致也

唐世長安有宗小子者解黃白術唯在平康狎游與

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微時游處因色失歡他日陳

公遭遇出鎮成都京國亂離僖皇幸蜀宗生避地

亦到錦江然畏穎川知之遂逆旅資中郡消聲歛

跡唯恐人知寓應真觀脩一爐大丹未竟宗生解

六壬每旦運式看一日吉凶無何失聲便謀他適

走至內江縣穎川差人吏就所在害之所脩藥道

士收得傳致數家皆不利人莫知何也

唐李壁尚書出鎮東川有律僧忘其名臨壇度人四

方受具者奔走師仰壇施雲集由是執掌嗜慾之

心熾焉一日發露前後女童為尼者呈身之物殆

一百四十五人八座戮之葆光子嘗見同僚王行

軍說幽州有壇長近八十歲卽都校之元昆也每歸俗家以其衰老令小青扶持因而及亂遂要反初以青爲偶乃謂偶曰平生不謂有此歡暢悔知之晚也軍府恠而笑之僕有門徒僧不欲斥其名經論甚博未有垂露他日預臨壇之列尼輩叅請號曰依止自是醜聲盈耳亦不以爲耻嗚呼如來制戒爲入道之門苟非其人反爲聚淫叢藪信乎道不虛行也

唐崔玄亮曾典眉州每公退具簡履以朝太上焚脩

精至不捨晝夜嘗於州衙開黃籙道場爲民祈水

旱疾疫而散齋之晨必降祥雲鸞鶴州民咸睹亮

湖州脩齋亦降仙鶴太白爲贊至今眉州每歲設黃籙齋凡執事

軍校及茶酒廝役祇承皆知齋法次第道士羅昭

然壽一百一十三歲預崔牧之齋席跨驢出街墜

驢而脚在鐙內因拖拽而死也又王蜀時玉局觀

道士趙駕仙上官道士忘其名住青城山脩齋入

壇行法事其廝僕臥而驚魘問尊師何在人間之

乃曰適見四人著緋自天而下拽二道士於壇前

鞭背二十問者止之令勿言比趙駕仙與上官道士相次患發背而斃又有何景中作道門威儀好食蒜上壇行法事時有蒜氣後於青城脩齋度江船覆溺死斯蓋周道不恭爲天罰也 成中令鎮荆南請道士梁威儀行法事俯伏奏章頓首存想因之不起乃醉睡也成公斥之毀廢道場斯亦何趙之流也大約湘僧道赴齋皆恣洪飲俚人以爲非欲求降魔安可得也

唐咸通亂離後坊巷訛言關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

悚懼其患者令人熱寒戰慄亦無大苦弘農楊玘挈家自駱谷路入洋源行及秦嶺回望京師乃曰此處應免關三郎相隨也語未終一時股慄斯又何哉夫喪亂之間陰厲旁作心旣疑矣邪亦隨之關祆女之說正謂是也愚幼年曾省故里傳有一夷迷鬼魘人間巷夜聚以避之凡有窻隙悉皆塗塞其鬼忽來卽撲入驚魘須臾而止

唐自大中後進士尤盛封定鄉丁茂珪場中頭角舉子與其交者必先登第而二公各二十舉方成名

何進退之相懸也先是李都崔雍孫瑄鄭嶠四君子蒙其矜昧者皆進昇故曰欲得命通問瑄嶠都雍葆光子曰士無華腴寒素雖瓌琦意行與學雄文苟不資發揚無以昭播是則希顏慕蘭馳騁利名者不能免也

唐進士殷保晦妻封夫人皆中朝士族也殷公歷官臺省始舉進士時文卷皆內子爲之動合規式中外皆知良人個儻疎放善與人交未嘗以文章爲意黃冠一兩夫妻遭難初封夫人就刃殷公失聲

雙血被面其從母爲尼親見其禍泣言於姻親愚於殷之中表聞之方信古人云淚盡繼之以血哀痛之極也

唐世劉崇望弟兄五人內四人皆登進士第仕至將相丞郎其元昆崇彝不及第官至省郎生五男每院各與一人爲後崇彝留一男少有才思一旦心疾唯染翰草制誥褒貶朝中卿相咸撫其實骨肉間懼聞于外旋取燼之宛爲掌誥之美竟廢于時鄙夫蜀鄉與前簡刺李詠使君有分隴右有一子

年十四掌握管草詞指揮天曹地府陰隙之事落翰如飛家君憂懼亦苦戒之此子乃曰但爲我文勿預我事他日墜井而死心爲靈臺旣嬰風恙而才思倫序斯又何哉

北夢瑣言卷第十一終

北夢瑣言卷第十二

富春孫光憲纂集

唐盧尚書潘以文學登進士第以英雄自許歷歎鎮薨於靈武連帥恩賜弔祭內臣厚希例貺其家事力不克未辦歸裝而天使所求無厭家人苦之親表中有官人於靈前告曰家貧如此將何遵副尚書平生竒傑豈無威靈及此官者乎俄而館中天使中惡以至於卒是知精魄強俊者可不畏之哉八座從孫尚在江陵嘗聞此說故紀之以儆貪貨

者

唐相國楊收江州人祖為本州都押衙父維直蘭溪

直為

縣主簿生四子發假收嚴皆登進士第收即大拜

發以下皆至丞郎發以春為義其房子以祝以乘

為名假以夏為義其房子以張反古鼎為名收以秋

為義其房子以鉅鏘鏹鑑為名嚴以冬為義其房

子以注涉洞為名盡有文學登高第號曰修竹楊

家與靜恭諸楊比於華盛收相少年於廬山修業

一日尋幽至深隱之地遇一遁者謂曰子若學道

即有仙分必若作官位至三公終焉有禍能從我

學道乎收持疑堅進取之心忽道人之語他日雖

登廊廟竟離南荒而歿悲夫薛澤補闕乃楊氏之

女孫壻嘗話之

唐張昺尚書有五子文蔚彝憲濟美仁龜皆有名第

至宰輔丞郎內一子忘其名少年聞說壁魚入道

經函中因嘉食神仙字身有五色人能取壁魚吞

之以致神仙而上昇張子惑之乃書神仙字碎剪

實於瓶中捉壁魚以投之冀其嘉蝕亦欲吞之遂

成心疾每一發作竟月不食言語麤穢無所迴避
其家扃閉而守之俟其愈一切如常餐而倍啜一月食
料須品味而飫之多年方謝世是知心靈物也一
傷神氣善猶不可况為惡乎卽劉闢吞人張子吞
神仙善惡不同其傷一也

唐柳大夫玳清廉耿介不以利回家世得筆法蓋公
權少師之遺妙也責授瀘州牧禮祭東川元戎顧
彥朗相公適遇降德政碑顧欲濡染以光刊刻亞
台曰惡劄固無所恡若以潤筆先賜卽不敢聞命

相國欽之書訖竟不干瀆也梁世兖州有下猛和
尚聚徒說法檀施雲集時號金剛禪他日物故建
塔樹碑廬嶽道士李德陽善歐書下猛之徒請書
碑誌許奉一千緡德陽不允乃曰若以一醉相酬
得以施展千緡之遺非所望也終不肯書斯亦近
代一高人也

唐十軍軍容使開府嚴遵美門客楊寅善表許之術
於京城西畿逢一李生亦唐之疎屬隆準龍顏垂
手過膝楊生異之說於中尉由是暗有資遺之意

其必至非常黃寇犯闕僖宗幸蜀李生為士民挾持入京升舍元殿不踰浹旬尋亦遇害豈大人之相只為一升殿乎莫可知之楊生歎嗟不復言知人之鑒也王蜀先主時有道士李嵩亦唐之宗室生於徐州而游於三蜀詞辯敏捷粗有文章因棲陽平化觀為妖人扶持上有紫氣乃聚眾將舉而敗妖輩星散而嵩罹其禍焉其適長裕者臨邛之大儒也與嵩相善不信嵩之造妖良由軀幹國姓為羣兇所憑所以多事之秋滅跡匿端無為綠林之

嚆矢也先是李嵩有書召玉局化觀楊德輝赴齋有老道士崔無鞅自言患聾有道而託筭術往往預知吉凶德輝問曰將欲北行何如崔令畫地作字弘農乃書北千兩字崔公以千插北成垂字去即垂耳楊生不果去而李嵩齋日就擒道士多罹其禍楊之幸免由崔之力也

唐楊鑣收相之子少年為江西推巡優游外幕也屬秋祭請祀大姑神西江中有兩山孤拔號大者為大孤小者為小孤朱崖李太尉有小孤山賦寄意

焉後人語訛作姑姊之姑創祠山上塑像艷麗而風濤甚惡行旅憚之每歲本府命從事躬祭鑣預於此行鑣悅大姑偶容有言譴浪祭畢迴州而見空中雲霧有一女子容質甚麗俯就楊公呼爲楊郎詞遜云家姊多幸蒙楊郎採顧便希回橈以成禮也故來奉迎弘農驚恠乃曰前言戲之耳小姑曰家姊本無意輒慕君子而楊郎先自發言苟或中輟恐不利於君弘農憂惶遂然諾之懇布從容一月處理家事小姑亦許之楊生歸指揮訖倉卒而卒似有鬼神來迎也薛澤補闕與鑣姻懿嘗言此事甚詳近者故鄧州節判史在德郎中子光澤甚聰俊方修舉業自別墅歸乘醉入太山廟謂神曰與仙作第三兒得否自是歸家精神恍惚似有見召踰月而殂嗚呼幽明道隔人鬼路殊以身許之自貽伊戚將來可爲鑒戒也

僕嘗覽柳氏訓序見其家法整肅乃士流之最也柳玘出官瀘州郡洎牽復公路染疾至東川通泉縣求醫幕中有昆弟

或云琰相或云名珮

之子省之亞台迴面

且云不識家人曰是某院郎君堅云不識莫諭尊
旨良久老僕忖之得非郎君幞頭脚乎固宜見恠
但垂之而入必不見阻此郎君垂下翹翹之尾果
接撫之其純厚皆此類也僕親家柳坤郎亞台疎
房也僑寓陽安郡伯仲相率省焉亞台先問讀書
否脩文否苟不如是須學作官我之先人脩文成
名皆作官曰幸勿棄分陰也瀘州郡有柳大夫所
造公解家具皆牢實屢重傳及數政莫知于今存
否

蜀朝東川節度許存太師有功勲臣也其子承傑即
故黔使君實之子隨母嫁許然其驕貴僭越少有
倫比作都頭軍籍只一百二十有七人是音聲伎
術卽出同節使行李凡從行之物一切奢大騎碧
暖座垂魚紛錯每脩書題印章微有寢漬卽必改換
書吏苦之流輩以爲話端皆推茂刺顧叟爲首許
公他日有會乃謂顧曰閣下向太談謗顧乃分疏
因指同席數人爲證顧無以對逡巡乃曰三哥不
用草草碧暖座爲衆所知至於魚袋上鑄蓬萊山

非我唱揚席上愈笑方知魚袋更僭也刺茂州入
蕃落爲蕃酋害之

西川衛前軍將李思益者所着衣服莫非華煥纖麗
蜀先主左右羨而恠之先主曰李思益一副衣裳
大有所費是要爲我光揚軍府仰與江貨場勾當
俾其作衣裝也先主又於作院見匠人裹小朶帽
子前如鷹背後露腦枕恠而截其背也又登樓見
行人戴襤皸蓆帽云破頭爛額是何好事然自務
儉素愛淨潔皆此類也蜀朝有小朝士裴璨俸薄

且開或勸求字一邑裴曰今之畿縣非有他計
以得見其愛羨即可知也每云黃冠之後所失已
多唯襪頭袴穿靴不傳舊時也僕同院司空監云
木圍裹頭於事最便必油拭火熨日日勞煩此一
事不請師古又嫌以銀稜菱器托裏梳櫛徒費功
夫又曰惜大暮年方婚少女一生之事遺醜可知
自非鐵石爲心未有不貽他說戒之憤之因述柳
氏幘頭引起數事豈資談笑亦是小懲也

唐乾寧中補闕楊貽德華族科名德孤道直不容於

時請告華陰方屬京國擾攘乃謀南來藏跡於江
陵閭巷僦居不露行止旅舍無烟藜藿不給未嘗
隕穫於時成中令延接朝客士有依劉之言弘農
譚藏不及門宇一旦堂帖追回成令驚訝以爲聞
聽不至闕申請禮燕以入翰苑秉鈞軸期之補闕
曰人之官職又非妄圖令公過飾何當獎遇今宰
相何必更某至於垂搜羅之命他日不過作南中
刺史爾此際必有奉擾甲令贈三百緡只受三
十緡辨裝所剩却納朝廷號爲鐵補闕未久除道

州牧却經江陵告成令求十人散從官衣裝五十
千行資他無所要成令甚重之他日棲南嶽與玄
叅布衲遁希禪師同居車箱源雙泉歸本長老得
祖印於楊公旣沒家人亦終似得懸解之道也本
公得禪道於三賢乃鄭起先輩爲愚話之

唐張林本土子擢進士第官至臺侍御爲詩小巧多
採景於園林亭沼間至如菱葉乍翻人採後待花
初沒舸行時他皆此類受眷於崔相昭緯或謁相
庭崔公曰何以久不拜見林曰爲飯瓮子熱發崔

訝飯糞不康之語林曰數日來水米不入非不康耶又寒月遺以衣襦問其所需乃曰一衫向下便是張林相國大笑終始優遇也葆光子曰東方朔以恢諧自容婁君卿以唇舌取適非徒然也皆有意焉今世希酒炙之徒託公侯之勢取容苟媚過於優旃自非厚德嚴正之人未有不爲此輩調笑也

唐沈詢侍郎亞之之子也昆弟二人一人忘其名乘河之河爲驚湍激船投梁板漂逋沈子亦漂而死詢鎮潞州寵婢夫人甚妬因配與家人歸秦其婢旦夕只在左右歸秦慙恨伺隙刺刃於詢果羅兒手殺歸秦而克祭亦無及也唐天復中湖南節度使劉建封姪其牽櫬官陳忘其名之婦隕爲同列所戲耻而發怒伺便以蒺藜擊殺之馬氏有其位于今禁蒺藜蓋懲彭城之遭罹也姪爲大罰昔賢番戒作人君父得不以子奴禍取鑒哉

唐王潛司徒與武相元衡有分武公倉卒遭罹潛常於四時藝紙錢以奉之王後鎮荆南有染戶許琛

北夢瑣言 卷十二 九
一旦暴卒翌日却活乃具榜字詣衙云要見司徒
乃通入於堦前問之琛曰初被使人追攝至一衙
府未見王且領至判官廳見一官人憑几曰此人
錯來自是鷹坊許琛不干汝事卽發遣回謂許琛
曰司徒安否我卽武相公也大有門生故吏鮮有
念舊於身後者唯司徒不忘每歲常以紙錢見遺
深感恩德然所賜紙錢多穿不得司徒事多點檢
不至仰爲我詣衙具導此意王公聞之悲泣慙訝
而鷹坊許琛果亦物故自此選好紙剪錢以奉之

此事與楊收相於鄭愚尚書處借錢事同又南嶽
道士秦保言威儀勤於焚脩者曾曰真君云上仙
何以須紙錢有所未諭夜夢真人曰紙錢卽冥吏
所籍我又何須由是獄中亦信之

閩從事崔員外忘其名正直檢身幕寮所重奉使湖
湘復命在道逢寇賊悉遭殺戮唯外郎於倉惶中
忽有人引路獲免驅馳遠路復患痞疾行邁之次
難求藥餌途次延平津廟夢爲廟神賜藥三丸服
之驚覺頓愈此亦鬼神輔德也 彭城劉山甫自

云外祖李公敬彝郎中宅在東都毓財坊土地最靈家人張行周事之有應未大水前預夢告張求飲食至其日率其類過水頭金不衝圯李宅異事也

廬山書生張璟乾寧中以所業之桂州欲謁連帥張相三衛州大噪灘損船上岸寢於江廟爲廟神所

寺以素業對之神爲改容延坐從容云有王立者罪合族誅廟神爲其分理奏於嶽神無人作秦爲草之旣奏蒙允神喜以白金十餅爲贈劉

山甫與廖騰校書親見璟說其事甚詳

唐黃冠奔衝有小朝士裴忘其名移挈妻子南趨漢中纔發京都其室女路次暴亡兵難揮霍不暇藏瘞其爲悲悼卽可知也行及洛谷夜聞其女有言不見其形父母恠而詰之女曰我爲瀦水神之子強暴誘歸其家厥父責怒以妄殺生人遽行笞責兼遜謝撫慰差人送來緣旦夕未有託且欲隨大人南行俾拔茅爲苞致於箱笥之中庶以覓識依止飲食語言不異於常爾後白於嚴慈云已有

生處悲咽告辭而去夫鬼神之事世所難言素渥之靈有義方之訓所謂聰明正直之流也

古有宅墓之書世人多尚其事識者猶或非之杜公正倫與京兆宗派不同常蒙輕遠公銜之洎公宦達後因事塹斷杜陵山脉由是諸杜數代不振鮮于仲通兄弟閬州新井縣人崛起俱登將壇望氣者以其祖先墳上有異氣降勅塹斷之裔孫有鮮于嶽者幼年寢處席底有一蛇蓋新出卵者家人見之以爲奇事此侯及壯常有自負之色歷官

終于普州安嶽縣令不免風塵其徒戲之曰鮮于蛇也唐峯亦閬州人有墳塋在茂賢草市峯因負販與一術人偕行經其先塋術士曰此墳塋子孫合至公相峯謂曰此卽家墳隴也士曰若是君家恐不勝福耶子孫合爲賊盜皆不令終峯志之爾後遭遇蜀先主開國峯亦與郡其二子道襲官皆至節將三人與郡竟如術士之言何其驗也嚴司空震梓州鹽亭縣人所居枕釜戴山但有鹿鳴卽嚴氏一人必殞或一日有親表對坐聞鹿鳴

其表曰釜戴山中鹿又鳴嚴曰此際多應到表兄
其表兄遽對曰表兄不是嚴家子合是三兄與四
兄不日嚴氏子一人果亡是何異也

相國張公文蔚莊在東都北坡莊內有鼠狼穴養四
子為蛇所吞鼠狼雄雌情切於穴外坩土恰容蛇
頭俟其出穴果入所坩處出頭度其回轉不及當
腰齧斷而劈蛇腹銜出四子尚有氣置於穴外銜
豆葉嚼而傳之皆活何微物而有情有智若是乎
最靈者人胡不忍也

北夢瑣言卷第十二

